

永恒的记忆

YONGHENG DE JIYI



重庆人民出版社

永恒的記憶

中國人民解放軍
9325 部隊政治部編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永恒的記憶

中国人民解放军
9325 部队政治部編

重 庆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(重庆嘉陵路 344 号)

重庆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 1 号
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张 2 1/4 字数 30 千

196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3,000

統一书号: 10114 · 312

定 价: (6) 0.18 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革命战争的回忆录。书中虽然只包括了几篇文章，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生活作了一些片断的回忆，但从这些回忆里，使我们体会到红军——八路军——解放军战士克服困难、战无不胜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；也使我们通过这些故事，看到人民军队和群众之间的深厚情谊，同志间的高度阶级友爱；在这里，还通过生动的事实，说明了我军和敌人武装的本质上的差别，以及强弱的显著变化。这些英雄事迹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；通过对过去艰苦生活的回顾，也可以使我们更了解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，从而更加热爱祖国，更加百倍努力地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

目 录

永恒的記憶·····	陈德志(1)
“送西瓜”·····	张 敏(10)
半袋小米·····	孙呈祥(14)
地雷炸炮楼·····	张子忠(25)
艰苦的岁月·····	孙会全(31)
四平保卫战·····	紀庆祥(40)
“明天早晨見!”·····	张繼魁(52)
爆破大紅樓·····	李广正(54)

永恒的記憶

陈德志

每当穿上一双新鞋的时候，我就不由得要想起二十多年前一双鞋子的故事。

那是1935年的冬天，大别山区昼夜不停地刮着西北風，滿山遍野复盖着白花花的大雪。那时，我在鄂豫皖边区紅軍独立师一連当战士。我們的队伍被数十倍于我的敌人围困在深山里。为了甩掉敌人，保存有生力量，我們每天晚上都要盘山繞道地轉移；白天，就分散隐蔽在丛山密林中。

在一个酷寒的夜晚，西北風卷着鵝毛大雪，无情地打在我们脸上，就像刀子割的一样难受。我們借着灰蒙蒙的雪光，踏着崎岖不平的山路，一溜一滑地疾进着。山上的积雪經過踐踏，溶成又粘又滑的泥浆，一晚上不知要滑倒多少次。最伤脑筋的是：我們脚上本来已经很破旧的鞋子，經過上坡下

坎，雪里踩，泥里踏，鞋帮和鞋底很快就张开大嘴，分了家啦！没有办法，我们就从衣服上撕下布条子，把它们勉强捆在一起，继续坚持行军。当时，我们班七个人中就有六个人冻坏了脚。走在路上，火辣辣的痛得钻心。现在想起那滋味来，还不禁直打冷颤呢！但是，当时我们都咬牙坚持着……

我们班有个姓杜的小鬼，那时只有十五岁，是我们全连最小的一个；大家都喊他小杜。他的鞋子早就坏得不能收拾了。这天晚上，他照例走在我的前面。走几步他就要停住脚蹲在路旁捆捆鞋子，捆完，再小跑步赶上来。这样先后足有十几次。最后一次，他再也不能把那双烂鞋捆到一起了。他赌气把背包摔在雪地，骂道：“老子不穿你了！”

“小杜，鞋子穿不住了吗？”我停下来问。小杜答应着，三拉两扯解下烂布条子，把那双破烂不堪的鞋子扔得远远的。然后从身上撕下破布，迅速把脚包上，重新追上队伍。

可是，布片哪里经得起山路的磨擦，不久就又磨碎了。小杜咬紧嘴唇，额角上沁满了豆大的汗珠，一瘸一拐地艰难地移动着步子。然而，他依旧掩饰着，不让人看出他的痛苦来。在这样倔强的小

伙子面前，我脚上的冻疮似乎一点儿也不疼了。

風雪还在无情地吹打着我們，大家拖着疲倦的双腿走着。忽然叭嗒一声，小杜跌了个四肢朝天。我急忙伸手去拉他。只見他疼得直裂嘴，眼睛里閃动着泪花；但他竭力忍住，不讓眼泪掉下来。

“摔坏了吧？”

“不要紧，沒事！”我分明听得出，他这句话是从牙縫里挤出来的。我忙俯下身去，打算背起他。誰知他霍地一用劲，硬挺着站了起来，說：“我能走！”我又去抓他的枪，他死活不肯撒手。我就严厉地說：“小杜，这样下去你会拖垮的。”

“你脚上的冻疮比我的还厉害；我爬也要跟上队伍！”他固执地向前跑去。我默默地站了一会，心里說：“多好的小鬼啊！”

拂晓，我們终于到达了宿营地——东大山的潘家湾。这个村子不大，只有二十几戶人家，是老苏区。一年多以前，我們連曾在这个小村子住过。那时，这一带到处是一片繁荣景象。但这次回来却完全变了。經過敌人的洗劫，村里大部房屋已烧毁，到处是破墙烂瓦，冷冷清清，荒凉得很。

我們班又被分配到潘老大娘的家里。潘老大娘原来有三間新盖的草房，現在剩下的只是熏黑了的

泥牆和枯黑的殘斷房梁；門窗沒有了，留下的是幾個可怕的黑洞，里边堵着草帘，房頂上搭着幾張爛席子遮避風雨。如果不是門前兩棵高大的老楊槐樹還在的話，我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記憶了。

草帘堵着的門還沒有打開，看來里边的人還沒有醒來。為了不驚動他們，我們輕手輕腳地把背包放在房檐下等候着。過了約兩袋烟的工夫，草帘子掀開了，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媽媽出現在我們眼前。從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里，我們終於辨認出這就是潘老大娘。老媽媽也認出了是我們，她一把將我摟在懷里，然後挨個地搬住每個人的肩膀，仔細地端詳着，喃喃地說：“孩子們，你們可回來了！”老人家先是滿臉笑容，然後就嗚嗚咽咽地哭了。

這時，老媽媽發覺房檐下擺着的背包，知道我們已經在外邊等了許久，便帶着質問的口氣說：“你們為什麼不叫門？為什麼不進屋？你們，你們把我都當做外人了？！”老媽媽氣得滴下眼淚來。

我們像一羣做錯了事情的孩子一樣，面面相覷，低着頭，不聲不響地提起背包，走進屋子裡。屋子裡空蕩蕩的再沒有第二個人。我們忙七嘴八舌地問：“潘老大爺可好？”“双喜呢？”

老媽媽抑制着心頭的難過，擦乾眼淚，訴說着

我們走后发生的事情：屋子被白匪燒了；老伴被白匪捉去殺了；獨生子双喜呆不下去，被她送进了自己的队伍，……老媽媽头发已經完全变白，面容憔悴，声音低沉，多么不像一年前的样子啊！

“孩子們，記住，咱們和蔣介石的仇是永远算不完的！”我們默默地点着头，把仇恨藏在心底。

潘老媽媽幫我們把背包安置在她的炕上，从灶坑里扒出一盆炭火叫我們烤。我們像是久別的孩子回到了媽媽的身边，百依百順地听从她的安排。

我們刚刚坐定，老媽媽又端来了一大盆热水叫我們燙脚。由于我們的脚都冻肿了，要咬牙忍痛費很大气力才能脫掉鞋子。老媽媽站在一旁目不轉睛地瞅着我們，就像痛在她的心上。

老人家拿起一双鞋子一看，禁不住“唉呀”一声，說道：“怎么坏成了这样子！”然后她拾起了第二双、第三双……嘴里連連嘀咕着：“亏你們，这可怎么爬山跑路来的？”当她走到小杜面前，发觉他身边只有一堆破布片时，她楞住了，撇过小杜的脸蛋仔細地看了一会問：“我怎么不認識你？”

“我是今年才參軍的！”

“你的鞋子呢？”老媽媽关切地問。

小杜苦笑了一下，撇起自己的脚，調皮地說：

“就在这儿！”

老媽媽蹲下来抱起他那肿得像紫茄子似的脚，脚上一道道裂口还流着血水。她用手輕輕地撫摸着，眼里涌滿了泪水，問：“孩子，很疼吧？”

“不，不疼！”小杜口里这样說，脸却背了过去。显然，他不願讓老媽媽看出他的痛苦。

老媽媽一把把小杜抱在怀里，熱淚扑簌簌地滴在他的身上，疼愛地說：“孩子，你受委屈了……多大了？才十五歲！我們双喜像你这么大，还离不开我呢！……”

吃过老媽媽為我們煮的熱粥，我們就睡下了。多少天來一直是風里滾，雪里爬，現在，睡在這暖烘烘的屋里，熱呼呼的炕上，渾身舒服极了。我們是那樣的疲勞，一躺下便進入了甜蜜的夢鄉。

一覺醒來，太陽已經西斜，不知從什麼時候風停了，雪也住了。我覺得身上沉甸甸的，出了一身汗；睜眼一看，原來老媽媽的兩床滿是補綻的被子橫壓在我們的身上。我掀開被子下炕；一蹬鞋，軟活活的，覺得不對勁兒。一看，鞋子刷洗得干干淨淨，縫補得整整齐齐。“誰把鞋弄錯了……”我還沒說完，馬上想起全班也沒有一雙這麼潔淨的鞋子。再仔細一看，原來就是我自己的那雙。這時，其他



同志也起来了，他們都发现自已的鞋子被洗刷、縫补好了；只是不見了副班长的鞋子。

这时老媽媽在外边喊着：“等一会就干了……”我拖拉着鞋子走到外間，老媽媽坐在鍋台前的火旁，手里拿着一双鞋子正在烤呢。鍋台上放着一个針綫筐筐。老媽媽見我起来了，喜笑顏开地說：“你們睡得真香呀！”那慈祥的笑容，使我想起一年前老媽媽在油灯下戴着老花眼鏡为我們补衣裳的情景。我心里热呼呼的，許多感激的話，都涌到了嘴边。然而我却什么也說不出来。

潘老媽媽烤干了最后的一双鞋，走进屋里来交給副班长。小杜正坐在炕沿上撕一块破布包脚。老媽媽一見，忙抓住他的手說：“傻孩子，快別包了！”說着，順手从被子底下掏出一双新鞋遞到小杜手里：“穿上，看合适不合适？”

“老大娘，我不能穿……您的新鞋！”小杜吞吞吐吐說。

“你說什么？亏你說得出口！”老媽媽滿臉不高興，严厉地說：“穿上，快穿上！不許不听话！”她簡直是在下命令了。

小杜不知所措，眼巴巴地瞅着班长。班长是知道老人家的脾气的，赶紧递眼色叫他穿上。小杜只好蹬上鞋子，剛剛合适。老媽媽这才露出滿意的微笑，又安慰地說：“孩子，虽說你們队伍上紀律严，不許要老百姓一針一綫；可你大娘是烈屬、軍屬呀，大娘能看着你打赤脚在冰天雪地里跑嗎？穿上它，記住你大娘就是了。这鞋，原是給我那小子做的，沒等穿上就……”說着，老媽媽已是泪流滿面了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險些迸了出来。

吃罢晚飯，天黑下来，我們的队伍又出发了。老媽媽拄着拐杖出来送我們，我們紧紧地围住老人家，拉着她那一双干瘪的溫暖的手，向她告別：“老

媽媽，好好保重！我們很快就會打回來的！”老媽媽千叮嚀萬囑咐，最後她剛強地說：“孩子們，放心去吧，我這麼大年紀了，還能活幾天？我也許再也見不到你們了……我明白，你們終久會打回來的……”

我們戀戀不舍地同老媽媽分了手，走了很遠很遠，我們還不停地回頭張望着。老媽媽也在不斷地向我們招手，扯起衣襟擦眼淚……

老媽媽親手為我們刷洗、縫補、烤干的鞋子，穿在腳上，暖在心里。在我的記憶中，仿佛從來沒有穿過那樣松軟、舒服的鞋子。

從那時起，我再也沒有見到潘老媽媽。二十幾年來，我從不曾忘記潘老媽媽給我們的溫暖和教育。直到如今，只要一閉上眼睛，老人家慈祥堅強的樣子就浮現在我的眼前。

（楊玉云 整理）

“送西瓜”

張 敏

京汉路的寨西店車站一帶是盛产西瓜的地方。1942年初秋，这里的西瓜长得比往年都好，綠油油的一片瓜蔓上結着一顆顆又圓又大的西瓜，阳光一照格外誘人，人們經過时都要用羡慕的眼光看上几眼，真是怪饞得慌的。这是多少人辛勤劳动的結晶啊！丰收在望，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做收获前的准备工作。

就在这时候，鬼子来到了寨西店附近，在鐵道与公路交叉口修起了一个七、八米高的炮楼，一小队鬼子駐在这里。这下，这一带西瓜地都遭殃了。起初，鬼子要老百姓送瓜“慰劳”，后来就干脆跑到西瓜地里乱搞了，不管生熟专拣大的挑，稍不合口就摔掉，祸害够了还提溜着几个回去。几天的工夫，炮楼附近的瓜地，叫鬼子連吃帶糟蹋都摘完

了。这是多么令人痛心、气愤啊！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

那时我在二十一团侦察班当侦察兵。老百姓纷纷要求我们给出这口气，我们立即开始研究，想出了一条主意。

第二天中午红日当头，天气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。鬼子们嫌炮楼蹙的慌，都爬出了窠窝，在路旁的树荫下乘凉。附近的西瓜地里剩下的是半枯未死的西瓜秧，他们望着老远的一片西瓜地发饞，却又怕碰上游击队，不敢往前移动一步。这时，从老远的公路上来了一羣老百姓。领头的是一个老头，手里提着两个沉甸甸的大西瓜，后边跟着十几个年轻小伙子，衣服都夹在胳肢窝里，光着膀子扛着麻袋，离老远就能看出那鼓鼓囊囊的麻袋里装的是大西瓜。他们渐渐走近了鬼子炮楼，一个个累的满头大汗。还没到跟前，鬼子小队长紧走了几步，举起了洋刀，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嚷道：“站住！什么的干？”大家停住了步子。这时有几个年轻小伙子，撂下了麻袋，取下掖在胳肢窝的衣服注视着鬼子。老头带着恐惧的神色恭恭敬敬地说：“那面保长说皇军辛苦大大的，”并把手里拿着的西瓜提起来晃了晃，“这个的，皇军的‘咪唏’。”鬼子小队长

凶煞的样子变得缓和了，收起了洋刀。年轻的小伙子们用衣角擦了擦汗，又把衣服夹了起来。老头看出了鬼子的意思，顺手将两个大西瓜递过去。鬼子小队长正要接西瓜，老头忽然手一松一个西瓜掉在地上，摔了个稀碎，又忙着去拣，弄得两手泥。这时一个青年急忙从麻袋里拿出两个瓜跑上前递给鬼子小队长，并说：“这个的顶好。”鬼子小队长看着这两个比老头拿着的那个还大，怕再掉到地上捞不着吃，赶紧接过来。鬼子小队长捧着两个大西瓜，笑嘻嘻地点着头边走边说：“你的顶好！明天的多多的。”摇摇摆摆走向炮楼去了。馋的直咽唾沫的鬼子兵，一看小队长抱着西瓜回去了，于是，像一羣蒼蝇似地拥向扛西瓜的人。这时，老百姓都丢下西瓜躲在一旁，从胳肢窝下抓起夹着的衣裳。鬼子们见了西瓜，就像餓狗样爭搶起来，抱的抱、啃的啃，挤成一团。就在这当儿，老头掏出快慢机将手一揚，只听得嗒、嗒、嗒……的一串連发，三、四个鬼子应声而倒。其余的年轻人也迅速掏出了包在衣服里的手枪一齐开了火。这羣鬼子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就都见了閻王。鬼子小队长听到外边枪响，爬上炮楼，拿起机枪对准人堆刚要勾火，想不到老头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抓住了机枪口，往上一举，